

名家专栏

永远的北碚

■卢晓蓉

在宜居城市的排名榜上,从未见过北碚的名字,但如论市民的拥戴率和口碑的历史性,却难有与之匹敌者。它的独特风貌和文化气象也早已深入我这个“过客”的骨髓之中。

儿时我们家住在重庆郊区青草坝。每逢长假,父母都会带上我们姐弟过河乘车去北碚游玩。尽管那时去北碚还只有一条拥挤的土路和破旧的客车,单程都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北碚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好比迪士尼乐园之于现代人。我们在北碚蜿蜒洁净的街道上漫步,在法国梧桐浓郁的绿荫下纳凉,在西师美丽的校园里嬉戏,在火焰山公园(后改名为北碚公园)看动物,在兼善餐厅吃地道的卤水豆花……夜晚不是黄楠去就是茉莉花,总有清香伴我入梦乡。我们最心仪的去处当然是北温泉,它就像一个巧夺天工的大盆景,矗立在嘉陵江边的百丈悬崖上。那些掩映在花草树木中的亭台楼阁,融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却都有一个富于诗意的中国名字,如琴庐、馨室、数帆楼、霞光楼、吞日庐;如听泉亭、晓亭、夕照亭、飞来阁、涛声阁;还有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守候在路旁的石刻、石雕以及形状各异、清澈见底的温泉池塘;连同那大小寺庙里传出的缕缕香火,真是步步有景,令我忍不住一次次陶醉其中;莫非真有人把天国移到了人间,把凡人渡到了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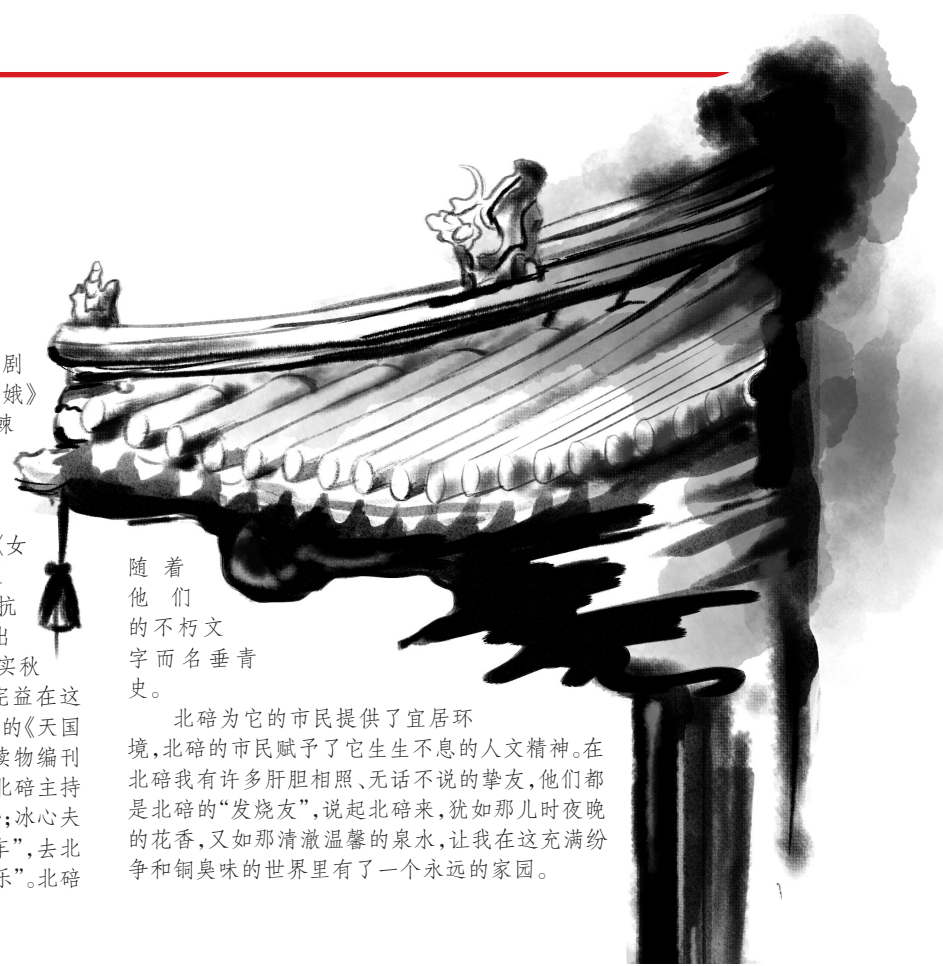
记得第一次洗温泉,我还闹过一个笑话。我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待水淹过了脚背,就赶紧关掉。服务员走来好奇地问:“你那个才洗这点水?”“我怕浪费。”她听了不由大笑:“这是温泉水,你不用,它也流走了啊!”我于是才放心大胆地放了满满一池子水,浸泡在温泉里美美地享受了一回。

长大以后,我慢慢知道了,喜欢北碚和北温泉的还大有人在。北碚始建于1927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黄炎培先生即称:“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抗战时期,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在北碚从事存亡绝续的伟业。梁漱溟在这里撰写了《中国文化要义》;萧伯赞在这里写成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两辑;

老舍在这里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话剧《张自忠》;路翎在这里写下了《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在铁炼中》《蜗牛在荆棘上》;萧红在这里创作了《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及《回忆鲁迅先生》并开始写《呼兰河传》;田汉、夏衍在北温泉创作了四幕话剧《水乡吟》;赵清阁在北碚著有话剧《女杰》《生死恋》《潇湘淑女》《此恨绵绵》;洪深在这里创作的四幕话剧《包得行》,被誉为“抗战以来可喜的丰收”;胡风在这里继续编辑出版《七月》半月刊,并形成了“七月”诗派;梁实秋在“雅舍”发表了多篇脍炙人口的小品;杨先益在这里将《资治通鉴》和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翻译成英文;顾颉刚在北碚主持通俗读物编辑社,编辑出版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曹禺在北碚主持演出了《清官外史》《春寒》《日出》《家》《蜕变》;冰心夫妇虽然没住北碚,但也常常“搭上朋友的便车”,去北碚与老友欢聚,“虽在离乱之中,还能苦中作乐”。北碚

随着他们的不朽文字而名垂青史。

北碚为它的市民提供了宜居环境,北碚的市民赋予了它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在北碚我有许多肝胆相照、无话不说的挚友,他们都是北碚的“发烧友”,说起北碚来,犹如那儿时夜晚的花香,又如那清冽温热的泉水,让我在这充满纷争和铜臭味的世界里有了一个永远的家。



沧海观澜

北碚儒雅忠义的身影

付秀宏

自认为是一个爱儒雅的人,我却不敢说太懂儒雅。虽知重庆北碚富集儒雅,因抗战汇集了那么多的才俊;但就一个地方而言,历史中诸多名人,数年间来此地者就达几百,该是多么幸福的存在啊!

重庆因战时国民政府内迁,定名陪都;而北碚,又号称“陪都中的陪都”。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和众多教育机构均在这里落户。很多著名文人在北碚或小住或寓居,留下了重要文化成果,北碚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

如果这世上有一个名人懂北碚,你只能看到一瓜一麟的北碚。如果这世上有几百个名人懂北碚,你完全可以见识一个人文立体的北碚。当然,认识过程可能漫长、曲折,但最终需要会悟四个字——儒雅忠义。

上世纪三四十年的科教文化界的众多名人,为何如此钟爱北碚?因缘众多。北碚离重庆市区有一段距离,藏身高山,敌机不易轰炸;这里山绕水行,宁静淡定,宜于做学问。而文化机构和著名文人择居此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具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独特体验。

老舍在《北碚琐忆》中写道:“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的,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从北碚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到今日北碚之若于桂冠,儒雅北碚的身影愈来愈具底蕴之气,八十多年来的文化涵养比闹市多了几分崇和风范。

北碚这一地名由来,有“石梁伸入嘉陵江心,古称碚石”之说,且因其处原巴县之北,故名“北碚”。而黄炎培在《北碚之游》中,却解释“碚”为“很大很大的石块平铺着,和地面一样。”也有人认为“北”字,是由“白”字转音而来,“白”字源自该地地形似“鳖”背的白色山岗。

范成大《吴船录》载,“虾蟆碚在南壁半山,有石挺出如大蟆,喙吻向江”,说明此碚石不处水中而在陆地;另一证据《巴县档案》书写该地则以“白碚”为主。而到民国之时,不论地方志还是名人笔记,都普遍用“北碚”了。在《巴县档案》中,还看到金刚碑曾记作“金刚背”或“金刚碚”,所以“碚”应出“背”或“碚”字演变而来。

唐画家吴道子、李思训所作《嘉陵胜景图》,引人入胜处就是北碚段的嘉陵江小三峡,即祈鼻峡、温塘峡、观音峡。嘉陵江环抱北碚城,小三峡如诗如画从城边穿过。北碚本属嘉陵江畔区镇,处于原巴县、璧山和合川的交界处。

时下,北碚区正在得益于名人情操熏陶和江山风景铸造之助。今日北碚处处是景,城南嘉陵风情步行街以斗角翘檐的徽派建筑浓缩了城市一角魅力;而置身大码头下的江边看嘉陵春水奔涌更是赏心事;携友荡舟去看江心那硕大碚石,并在上面放风筝,你则大可乐而忘归。

如果走在北碚街头,请一定不要错过近年来不断提档升级的卢作孚纪念馆,正是这位北碚开拓者顺应潮流,首倡把乡村清幽变成儒雅清幽。因卢作孚悉心治理与鼎力建设,使北碚旧貌换新颜。

走出西南大学六号门,右行数百米,有个环绿抱翠的园子,那是长眠在北碚的抗日英雄张自忠的陵园,他是另一位忠义人物。当时,张自忠身为天津市长,无奈与日本人例行交往,因之背负了汉奸骂名,其后在中日战场上张将军慷慨赴死。张将军塑像或戎装佩剑,深目光眺向远方。他以49岁的华年,把“忠义”演绎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北碚之上的风云故事,卢作孚和张自忠都深深懂得,只是他们习惯缄默,用无言证明了大多的事情。北碚像一个文化故园城,汇作一个城市的儒雅忠义记忆,如同数十个影像群一般。我坚信,每一个影像承载阅尽沧桑的文化符号,只要稍带点人生况味看过这些名人故地的人,都因游历北碚而倍增深蕴。这如同自然人文风景加持,每个人都可接住北碚名人的灵度,最终儒雅的光环会照见你的眼眸。

第一个儒雅的光环,从天生新村一幢不起眼的小楼发出,老舍在这里创作了《四世同堂》等作品,近两百万字。第二个儒雅的光环,从当年曾令梁实秋油然而生爱意的雅舍发出,它在半山腰白墙黑瓦地站着。第三个儒雅的光环,从梁漱溟待了十年的金刚碑和勉仁书院遗址发出,这里有绿的桑叶、红的桑葚。

现在的北碚,总是与都市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它葆有遗世独立的儒雅气质,就像“对影成三人”的李白,更像“舍南舍北皆春水”的杜甫,虽涉身过官场,始终拥有或仙或圣的气质。重新开发的状元府第,从屋顶的状元帽设计,再到“巴渝第一状元”冯时行的雕塑,无不体现着北碚文脉的丰富内涵。

当下,北碚还醉心于金刚碑古镇的重建——当年繁荣的煤炭码头,曾令傅抱石、于右任、梁漱溟、吴宓、陈子展等一大批名流因大火扼腕叹息之地。复建金刚碑古镇,让北碚人在家园中找到更多心灵栖息地,拥抱离别多时的深情乡愁。其实,布满小镇的每一间房屋都长满了文眼,它是人静默时双手合十的独家记忆。

西南大学前身,原是清光绪年间兴办的川东师范学堂。黄炎培、于右任、梁漱溟、马寅初、老舍、吴宓等人,当年都曾对置身北碚的这座学府流连忘返,赞不绝口。如今西南大学占地上万亩,在校学生五万余人。鸟语花香的林荫道上,绿树映衬着一块路牌:吴宓路。

名人遗迹作为北碚的重要文物资源,见证了北碚的历史变迁。众多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在北碚留下了足迹,为北碚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北碚的每一条小巷,每一条街,都铺衬着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北碚人十分珍惜时流年所赐予的儒雅忠义,既然它选择了北碚,就是北碚在前世已懂了儒雅忠义。

老舍之子舒乙在《第二故乡的梦》中写到:“全国的精英一下子集聚在祖国西南的一个小镇,在历史上很罕见。”经济学家胡星斗说,“北碚是个少女,做着水灵灵的梦”。是的,北碚是那般古老而儒雅,总以一种深沉、超然态度——展现理想生活的样子。北碚背倚缙云山,面临嘉陵江,表面风轻云淡,深层富集的儒雅忠义身影——已然形成巨大的文化气场和悠长风水。

灯下夜谈

笔下葡萄亦如歌

■静思

壬辰初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中国近现代画家》大型精品画集在北京出版发行。

这本画集,是对近现代中国画家的一种比较和研究。从中遴选三个时期,跨度从清末至今的十四位为中国画的探索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呈献的200多幅精品画作的集中展示。画集包括: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傅抱石、叶浅予,亦囊括当今仍活跃在艺术教育和中国画坛上的丹青高手:孙其峰、黄永玉、刘文西、杨之光、刘大为、孔仲起等大家。其中,西南地区唯一入选的国画家就是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方风富。

编者在画集中选发方风富代表性画作19幅。其中尤以《西域天賦》《醉金秋》《期待》等写意葡萄画最具亮点,惹人眼球。方氏能入编此列,实非易事。说明他在绘画语言和笔墨关系上,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越来越丰富的审美内涵。表现方法从小写意发展到大写意(另外还有一些中西融合的佳作呈现),在作品中通过笔墨章法直接抒发自己性格情怀的主观

成分越来越多,个性化的探索得以彰显。

品读方风富,解读70多年的人生追求及作品。可用:“人生、教育、艺术、勤奋、爱心、奉献”12个字,6个关键词概括。让我们翻开方风富的艺术史,其实就在那一张张素净的白色宣纸上,自由点染与挥洒绽放出的异彩。

我以为:方氏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勤学多思、志存高远;不断求新、求变、亦于晚年开辟了实验方式,转变创作思维,潜心于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与研究。并提出“七十起步 破茧重生”的艺术主张。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从头越、往前走、天地宽。“衰年变法”,对方风富来说有里程碑意义,且具学术性。

方风富的进取品格与抱负情怀难能可贵,并引起学术界关注。《美术观察》载文刊发艺术批评家、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邱正伦教授的评论《七十起步 晚来风急》纵论方风富这一观点及其艰辛的探索之路。92岁高龄的孙其峰(1)教授笔下的《西南画派又一高峰》,艺术批评家

那大箴的评论《生灵脉动 葡萄家园》,朗绍君教授的文论《硕果枝头 俏墨遣万里香》等系列文章都对其绘画作了评论。

方风富在自己的实验田里,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痕迹,其大写意花鸟画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是民族绘画的继承者和传播人,且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师法苏葆桢。取法乎上、追溯先贤、并对任伯年、张书旂的作品也有涉猎和研究。在此行程中,不是默守陈规,固守一家,而是广益多师。方风富从艺半个多世纪,画得最多、用功最勤、影响最大的就数葡萄了。他爱葡萄、种葡萄、吃葡萄、画葡萄,经年累月,乐此不疲,多有心得与感悟。

多年来,方风富在缙云山麓东凤阁,潜心修炼,不求闻达(范迪安语),痴迷于经典翎毛花卉的临摹,潜心写生、创作、教学与研究。其笔下,画了上万张写生稿和葡萄画。如水墨葡萄、彩色葡萄、藤子葡萄、架子葡萄、盆栽葡萄、盘子葡萄、巴蜀葡萄、新疆葡萄,甚至还有罗马尼亚白葡萄、法国葡萄和美国葡萄(2018年11月底,他

刚创作完成一幅美国产的六尺葡萄画,取名《域外明珠放异彩》)。工者细致入微,放者狂笔挥扫。总之,以大幅画面撼人心魄,且形式多样,画留余香。

此画集,收录方风富所作最大一幅葡萄题材的鸿篇巨制:《玉润珠圆 献瑞气 良辰美景乐丰年》(画长1095cm x 145cm),作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斑斓画卷,笔墨潇洒,意境深邃,硕果丰盛,苍藤垂珠、竹篮献瑞、物呈异彩。彰显出广阔天地,色彩缤纷最实的丰收美景。在手法表现上,兼工带写,笔姿溢彩。一果一篮、一藤一叶、一枝一景、一笔一墨、如同音符。在画面上形成自身节奏韵律,笔墨与对象形体的关联性更为松散、更为概略、笔线与笔触进一步放大;从小笔小墨、到大笔大墨、趋向大气象。图中亦有起伏、跳跃、墨彩、浓淡、曲折的流淌,从而构成整幅画面的华彩乐章。观画如观景,赏字胜赏花。的确,方风富倾情创作的葡萄画给美术界吹来清新之风、亦为受众带来美的享受,同时也为自己赢得诸多荣誉与快乐。



明珠香露雀鸟来

方风富/作



硕果清香

方风富/作

缙云风物

获奖征文引出的佳话

■章孟杰

2018年北碚区“碚城同读一本书”征文赛揭晓,一篇追念北碚开埠建设者卢作孚先生《心怀民生,大爱天下》的征文获得头奖。

作者在文中洋溢着身为北碚人的自豪,因为北碚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最先有铁路、公园、体育场、博物馆、乡村电话和看电电影。抗战时是全国同类城市中唯一以省、市命名道路的城市,至今仍保留着辽宁路、吉林路、黑龙江巷、广州路、南京路、天津路、上海路、北京路……等街名。在那时北碚就是一座名城,无数中外名人慕名而来参观考察,对北碚成功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赞叹不已。而这一切成就离不开一个名字——卢作孚。作者在文中更浓墨重彩的介绍了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热情歌颂这位杰出的中国爱国实业家:“他的出现,不仅是北碚之幸,

更是中国之幸,民族之幸!”这篇征文表达了北碚人民的心声,引起热烈反响,在微信群中广为转发。一位政协委员看见此文后,被北碚人民的真诚感动,立即转发卢作孚先生的长孙卢晓蓉女士。现身居北京的卢晓蓉女士含泪读完文章后,动情地说:“想不到我爷爷离世66年后人民还没忘记他老人家!”她立即回信:“北碚的昨天,是北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北碚的今天,是北碚人前赴后继,用辛劳和热血熔铸的成果;北碚的明天,是北碚人开拓创新,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瑰宝。”

由一位普通作者的征文引出卢作孚先生后人的回信,这是一段佳话。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历史作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在他们伟大人格和崇高品德的感召下,我们一定会承先后启后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吟云颂月

天生创智

■李维钧

清新缙云山,明净嘉陵水,仙境又水灵,哺育碚城人。

地方融高校,共建产学研,创新又创业,孵化双创魂。

